



# 禽獸故事

蘇聯 MIKHAIL PRISHVIN 著

李東絲 譯

東方書社印行



丙807

蹄

檸檬

獸類的義母

鍬花紙牌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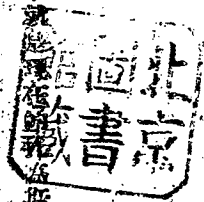


# 蹄

十二年前，在一九二六年，我到索哥買夫(SORBY)去。——

(Zago)：在郊外爲了尋覓一間房子，我花費了好幾天的工夫，却沒找到；沒有一個人願意收留遊客，隻獵人的我，我不得已只好買了一座有像作家的房子。帶着一小塊空地，我在那兒居住了一個月之久。我的右鄰。塔萊索夫納。養山羊。我的左鄰。是一間剝皮的。我老回馬帶到他的地方；他總把牠們宰了；把馬皮交還給馬主。骨頭就被野狗們嚼了碎末。(這一切都是老早過去的事了。我的鄰所在一間剝皮室裏。他的工作如何看守人。)在我們的空地上沒有柵欄的；在我的空地上。是一堆一堆的狗。啃着淋淋的骨頭，肉得雪白。塔萊索夫納的山羊在我的地上嚼草。也在剝皮者的地上嚼草。

禽獸故事



RARY

N/

3 1760 9352 8

26  
11235

一

；在那兒。牠們常被嬉戲着玩的狗加以擾擾。這些山羊與狗是很難造成和睦的鄰誼的。我很快地用椽木柱做了一個很好的柵欄。把我的小空地整個圍了起來。把骨頭擲了出去。把牠牽了，用狗把山羊圍出去。

在那個時候，我的獵狗是亞雷兒——一個愛爾蘭獵犬；肯塔——一個德國獵犬；肯塔的孩子們，一歲大的，酒利，達比茲，與梭羅維。所有這些狗，在圍牆的地方不服約束地徘徊着。時時抓出些馬骨頭啃着，向別的狗暗暗怒吠着。我每逢看見一隻狗弄着一塊骨頭的時候，我就即刻把它拿開，越過柵欄把它擲回我鄰居那邊。這樣，所有以往混亂的遺跡就漸漸地消滅了。此後，我們就買了一隻公雞，而一切漸入佳境了；雞雖多，而我們的家也開始繁榮了。

當春秋獵季之間的夏天時，我就在菜園裏的唯一的一棵菩提樹下，面對着柵牆。在一張壓埋在地裏的簡陋的桌子上寫小說。在我的桌子上面吊着一個紙籠；我寫一會，就在紙籠上翻翻下筋斗。伸伸我的四肢，澆澆我的玉瓜，喝點茶，再寫；我的生活就這樣適合於我地過下去。一件事煩惱了我——這些狗擾亂我的寫作。很自然地，我成爲

牠們嬉嬉的中心；它們在我身旁嬉戲吵嚷，弄起一片塵土。我不應該把牠們趕開，但是無論如何我總是不能斷然地對我的朋友們太絕情。尤其是因為我有時喜歡看牠們嬉鬧。甚至比寫作還要覺得有興趣。牠們弄起來的塵土噴得我喘不上氣來，牠們揮伏的時候，吃了虧的狗就緊壓抵着我的膝，我必須去調停，並且感觸地罪著。爲了這些蠢的嗜好，竟使我把事情都放棄啦。於是我就生氣了，這個對我工作阻礙比什麼都厲害。

一天，發生了如下的事情：肯塔在離菩提樹不遠的地方掘出了一塊馬骨頭。肉若早就嚼去了，上頭一點可吃的也沒有了。是一個光禿的角裏的蹄子，並且上面還有一個生了鏽的鐵掌，用釘子穿釘進去，在外面彎上。當瞥見這個廢物的時候，我最初的動機是要把它從柵塔上撥滾我的鄰居。但是我的行動被這隻聰明的肯塔那恐懼目光表情阻止了。她正盯着這陳舊的風吹雨淋過的蹄子，帶着迷惑敬畏，如像小孩及頭腦簡單的人注視不能理解的事物。肯塔的舉動引起了所有別的狗的注意，牠們全都開始慢慢地慢慢地走開去。肯塔露出她的牙，並且怒吼着；這些狗走開了。肯塔猶豫了一下，把嘴巴張得那麼大，以致使我不禁笑了。牠轉起這個蹄子，向我爬來，鑽到桌子底下去了；牠像海

子的姿式臥下。蹄子在牠的兩爪之間。別狗慢慢地向桌子走來。像牠催眠了似地。像送到了個無形的繩網似地。牠們集攏成一塊。成爲一個半圓形。凝視着這蹄子。採取與這位「現實」者一樣的姿式。當每個狗在這線外臥下的那剎那間。肯塔野驕傲地吼叫了起來。而使牠們潑界者。捲起他的尾巴退回。

我即刻意識到牠寫字桌周圍的和平制度是無法保存了。而且馬上就要完了。如果這蹄子夠得上是一點最小的食物的資格。那麼這匹狗的激動與興奮是太來了。而且。當牠的警戒稍微疏忽。他們就要向它進攻。誠然。肯塔她自己足過五百年。雖然它是一無所有。不過是上塊啃過的且吹雨淋過的骨頭。那或許是爲了十年狗的鼻子能嗅蹄子上嗅出某一種誘惑的獸類香味來。甚至是一個狗牙所不及的。却是祇能感謝這一精神的「轉質」。肯塔以完全靜默與平靜以及無限的時間完成優於別狗狗的權勢。

我的狗一點也不懷疑。如像對於上帝的存在。我就是他傾的上帝。每樣存在於地球上的東西。連這蹄子在內。都是由我而來。上帝賜予。上帝取去。如此。我把這蹄子拿走了。就完成了我的工作。第二天。我把蹄子收藏在一個編織的籃子裏。連同我的書與紙

一塊拿出房子外去。我不偏向任何一隻狗。我輪流地給他們權利。選擇當日的權權統治者。我把牠安置在桌底。我的脚那兒。而別的狗——牠們已經完全學到了這個規律——圍着桌子成爲一個半圓形停留在那兒。採取同樣的禪臥姿勢。使牠們在任何頃間都能跳起來擁護這只蹄子。統治者必須時時刻刻地當心。於是。把狗都安排好了。我就打開匣子。把這個寶貝拿出來；當我從事寫我的動物作爲故事時。輪到的享受者獲得了他的主權了。

十二中已經過去了。所有我的狗都被描寫了：亞雷克。肯塔。迺利。達比茲。梭羅維。許多書是關於他們的。爲成人們看的書。及爲小孩們看的書；已經分佈於全國。並且有些開始在外國出現了。而且。有些獵人跟着用我的狗的名字叫他們自己的狗。並且有許多親切的著作及濃厚的友誼呢！自然。這一切都是很好的。祇有一件不好：沒有一個所描寫的狗還活着；牠們與我結了人性的友誼。而一去不復返了。肯塔害心臟病死了。不久之後。迺利與達比茲由於同樣的遺傳病死了。梭羅維是像唯一的一個最好的獵犬之死那樣死的：這隻老狗由於躡追一尊狐狸得了癱瘓病。提起亞雷克的死。對於我仍然

這是一件太傷心的事。就這樣，我的狗都已經死了。除了這個維亞提斯克(Vyater)這  
三匹馬子還在外，什麼也沒有了。不但是這蹄子失掉了——關於它的一切我都忘了。或許  
是家裏的人檢點我的廢物時把這個特殊的小東西帶到拉坡堆上去了。有一天我坐在我的  
書桌樹下，仍在那張桌前；奧斯曼——一隻兩個月的、閃光的黑色小嚮導犬——正同牠  
的亞瑟賴達與西伯利亞狗比亞在一塊喜躍，有時甚至連跑得極快的英俄混合種的年青獵  
犬卡拉貝契也參加進去，空氣中充滿了塵土，使得呼吸很困難，突然這場遊戲停止了。  
賴達用牠的前爪很快地攪起她來。牠的兒子奧斯曼摩仿着她，樣子很滑稽，別的狗茫然  
地站在周圍。突然，賴達以從前肯塔所顯露於其眼中的那種奇怪的表情向下望着，並且  
驅逐開別的狗，吼着，露出牙恫嚇着。祇有奧斯曼未被注意，但他害怕了，哀號着奔至  
我的脚前。

這個帶着鐵掌子的著名的蹄子又再度擺出來了。自然，我就又再把他存放在在匣子裏  
，輪流地每天指定一隻狗為極權的統治者，在這有秩序的和平寂靜中，我寫關於我的新  
狗，但我承認是有些欠缺，是的，我從沒再有過一隻像肯塔那樣的狗，現在我才完全了



解者獵人的信條。他們說：「一個獵人在他的一生中祇能得到一隻真正的狗。」

大門上有人。肯亞不是聽見敲門的聲音就扔了這神秘的寶貝奔向門去嗎？她祇以狂吠回答敲門聲。但賴達突然跑向門去。別的狗跟隨在後面。我祇能阻留住小奧斯曼。指點着這蹄子。試着使他了解當時並沒有一隻狗在旁邊。他能很容易地抓到主權。這個小奧斯曼半宰者對於這蹄子的救濟。加以超過於別的狗的思考。這使我喜悅了。奧斯曼懂得了我的意思。開始慢慢地走近。無論如何他是遠比憶着他新近爲了這蹄子所受到的斥責。他站住。不動。試着是不是能夠用他的鼻子觸得到；嗅嗅它。要是不太可怕。就停留下；要是有點糟糕。就跑開。

「前進！」我命令道。

他向前走了一步。

「不要害怕！」

他戰慄着。極力地把他自己伸長。漩過他的嗅法。顯然是聞到了人類所發出的蹄子的氣味了。雖然鼻嗅聞着主權所有的空氣。但他突然地似乎畏縮起來了。捲起他的尾

已。回頭逃走，飛到長得很高的馬鈴薯地裏去了。

別的狗都回來了。賴特撲到這個蹄子上，但我結束了我的工作。把這寶貝放到匣子裏。這既使得奧斯曼從他的驚恐中恢復了過來。從葉叢中伸出了他的頭，汪汪地叫着。



## 檸檬

這是發生在一個集體農場裏的件事。一位中國人去看一位他熟識的管理員，並且還帶了一份禮物。這位叫陶非程。米克海勞維奇的管理員聽說有一份禮物時，就搖揮着他的手。這位中國人很難過，鞠躬。打算要走。但是陶非程。米克海勞維奇覺得很對不起他，就用問話阻止了他：

「你打算送給我的是什麼禮物？」

「我想把我的小狗贈送給你。」中國人說。「那是世界上最小的狗。」

當他聽說是隻狗。陶非程。米克海勞維奇是愈加爲難了，在這位管理員家裏是有着各種的動物的：有鬚毛的高絲獵犬(Gordon-Setter) 乃里；英俄混種的灰毛獵犬土拉貝

契；米士喀——黑色的貓，光亮而自負；一隻馴良烏鴉；一個刺蝟；及保里斯——一隻好看的牡羊。所有這些生物都在這家中由他的小兒子沙拉管束着。愛琳娜·華西里維納是很喜歡動物的，並且很疼愛她的小男孩子。因為他已經得喂養着這麼些張嘴，無怪乎這一隻新狗的意念使陶非穆·米克海勞維奇十分為難了。

「噫！」他把手指頭放在嘴唇上向這位中國人說。

但是太遲了；愛琳娜·華西里維納已經聽見了關於這世界上最小的狗的話。

「我看看成嗎？」她走進辦公室裏來問道。

「就在這兒。」這位中國人回答道。

「把牠領進來。」

「就在這兒。」這位中國人重複地說，「我用不着把牠領進來。」

他忽然和藹地微笑着從他的外衣底下拉出一隻小狗，這隻小狗是收養在他的上套裏的。是一隻我從來沒見到過的小狗，或許在莫斯科也很少有人看見過。那是能夠用嘴

舌輕帽遮蓋着，放到裏邊帶走。牠是紅褐色的；毛很短，以至幾乎像赤裸的；並且不住地抖擻着；像是絨中的最好的細發條。牠是極小的小東西，但牠有一隻極大的光亮的眼。黑眼睛，凸出着像一個螞蟻的眼。

「啊，多可愛呀！」愛琳娜·華西里維納驚喊着。

「收下牠吧！」這位中國人說，爲了這稱讚他很高興。

他就把他的禮物贈送給這位家主婦了。

愛琳娜·華西里維納坐到一把椅子上，把這個小東西放在她的膝上。牠又冷又怕地戰慄着；這個忠誠的小動物用牠的後腿站立起來；這才知道牠是一個奇異的怪物。管理員伸出他的手來撫摸他的新住客，而牠立即啃咬他的食指。同時，在這房子裏充滿了哀號聲，這聲音你可以想像得如同一個人抓住一隻小豬的尾巴不讓牠跑一樣。

牠繼續着牠的哀號，吠叫與喘息；——這個赤裸的小生物由於冷與憤怒戰抖着。就是這位管理員打了牠，而周圍又沒有別的路可走。

陶非穆·米克海勞特奇用一塊手巾把他的手指頭上的血擦了。睜視着他妻子的新看

守者不大高興地說：

「他叫得夠多，祇是毛太少了。」

乃里·士拉貝契，與保里斯都跑來看是什麼在吠叫。米士喀跳到窗檻上去，睡眼惺忪的烏鴉從窗子土的一小塊開着的玻璃中窺來。這新住客把牠們全都當成了他親愛的女主人的仇敵，就衝去打了起來。

爲了某種原因，他選擇牡羊，在腿上銜了牠一下痛苦的咬。保里斯跳到這間辦公室的一張古老的土耳其沙發上，在坐墊中間得到了掩護。乃里與士拉貝契從辦公室裏逃到飯廳裏去躲避這個小怪物。對付了牠的龐大的敵人之後，這個小戰士撲上米士喀去，米士喀却一動也不動，祇彎弓起他的脊背，發出他那久被尊崇的兇惡的戰歌。

「你找到敵手了。」正在吸吮着受傷了的食指上的血的陶非魯·米克海勞維奇說。  
「你叫得夠多，但是毛太少了。」他向這個小攻擊者說。

並且，用他的腳鼓動這個雄貓米士喀，向他說道：

「龜攻呀，米士喀！給他點厲害！」

米士略的號歌達到了頂音，並且他行將向後飛去。但忽然發現了敵人，不顧不顧戰歌而畏縮。反而在敵人的龐大而凸出的螞蟻眼裏放射出了一種新的可怕的火：米士略先是跳在窗臺上的簾。現在從開着玻璃中穿出去，把烏鴉拐帶得同他一塊出去到空中去了。

這個勝者了結了他的事務之後，若無其事地跳回到他的女主人的膝上。  
「他叫什麼名字？」愛琳娜·華西里維納問道，她很高興她所看到的情形。

「檸檬。」這位中國人簡單地回答道。

關於「檸檬」的中國意義是無人反對的——這隻狗是很小而色黃；並且 *lemon* 這個字眼在我們的語言中是一個很好的名字。

於是這小暴徒開始欺負和竊而及愛的生物們了，當時我正要去拜訪這位管賬員，爲了吃飯與吃茶。我一天到飯廳裏去四次。檸檬憎惡我，而在飯廳裏，我的出現，使他從他的女主人的膝上一下子飛躍到我的靴子前，當我用腳輕輕地蹴他一下時，他就飛跳回膝上，以過分的哀號努力激動他的女主人敵對我。當推餐的時候，牠平靜下一會，但等

到一吃完了飯，他就又開始了，以致使我竟忘了向女主人道謝。

我的屋子與這個家庭是用一層薄牆隔開的。這位小霸王的不絕的吠叫使得我既無法讀書又無法寫作。有一次，在夜晚，我被這種長號聲驚醒了。我詫異着是否真地盜賊闖進來了。我手裏拿着一支鎗跑到管理員的屋裏。同院的別的人也跑來增援抵抗，一個人拿着一支來福鎗，一個人拿着一支連射手鎗，一個人拿着一把斧子，一個人拿着一件農具。而在他們所形成的圍圈之中，棉襪却正在同那個馴良的刺蝟戰鬥。

幾乎每天都有這種事情發生。直至生活變得難以忍受時，陶非羅·米克海勞維奇與我開始商量我們怎麼樣才能免除這煩擾。

一天，碰巧愛琳娜·辛西里維納到某處去，爲了某種原因。第一次把棉襪留在家裏。於是一個拯救我們自己的計劃湧上我的心頭。我拿着我的帽子一直走進飯廳裏去。

「現在，老先生，」我向棉襪說道。「太太出去了。而你的時候到了。你最好是服降

吧。」

聽他稱讚我的笨重的靴子；我突然用我的襪帽從下面蓋住了他，連忙翻過把棉襪拿了



起來。把帽子翻過來。往裏看。在帽子的深處。躺着一個沉默的小東西。牠的大眼向上望着。我望着牠的眼裏好像有一種悲哀的表情。

我竟覺着有點對不起牠了，並且我自己心神不安地想着一件麻煩事：『要是他的心臟因恐懼與挫敗而破裂了怎麼辦呢？我怎麼對愛琳娜·華西里羅納說呢？』

『檸檬。』我真誠地向他說：『不要生我的氣。檸檬。讓我們成爲朋友吧。』

我撫摸着牠的頭。我一遍地撫摸着牠。他並不拒絕。但他也並不高興。我十分不安。謹慎地讓牠出來在跑板上。他很快走進了臥室。幾乎搖搖欲倒地。兩隻大狗與牡羊顯然是很愉快的，帶着驚異的眼光跟隨着牠。

當午飯時。吃茶時。晚飯時。那一天。檸檬誠守着沉默。而愛琳娜·華西里羅納開始懷疑他是否病了。第二天。午飯後。我居然能走向我的女主人而且當面地道謝午餐時。與牠的握手是很坦然的。檸檬似乎是已經學了舌。

『我出去的時候你怎麼弄牠來。』她問道。

『沒有。』我很高興地回答道。『我認爲是對我那樣慣了。而且那是真時時有關的！』

我不敢告訴她檸檬曾經在我的帽子裏。但陶非穆·米克海勞維奇與我彼此很愉快地低聲談話，而檸檬爲了在一個帽子裏的暫時的逗留而失掉了牠的健康這件事，他一點也不顯着驚駭。

「所有的狂暴者都是那樣那個樣。」他說。「牠們恫嚇呀，哀號與嗥叫，往你的眼裏湧淚；但是一旦你把他弄到一個帽子裏，牠們就不神氣了，號叫得夠多，毛太少。」



## 獸類的義母

黑貂是一種小動物。比貓還要小。牠是祇在蘇聯的西伯利亞這個地方繁殖。在古時候。黑貂的皮是當錢使用的。可以用其購買各種貨物。如同用金子一樣。現在黑貂仍然是一種世界上最值錢的獸皮；因此獵人們就追捕毀滅這種小動物。一點也不為將來着想。甚至在遼遠的堪察加（Kamchatka）也開始看不到這種黑貂了；無疑地是已經在地面上絕跡了。像其他的許多野獸一樣——這些野獸我們現在祇能從其骨骼或博物館的陳列中得知。很幸運地。科學哲當時地擦會起這種黑貂事業。黑貂開始被放在囚籠中喂養。

起來了。現在，牠們是正在莫斯科附近的帕什金諾（Pushkino）動物園裏生長着，繁殖着，有好幾百隻。

我會抱着很濃厚的興趣在索勞維斯克（Solovelsk）、帕什金諾，及烏拉斯（Ural）伴隨過黑貂的生活；而第一件打擊我的事就是他們的掠奪嗜殺的本性，與牠們表面上的柔軟成對比，牠表面上是溫順而嫵媚的。這種小動物完全適合於這句話：「軟裏藏硬」。

有一次，在索勞維斯克黑貂保管所裏，我看看用活的小兔子喂黑貂，就向一位科學飼養家的管理員說：「要是黑貂像老虎那樣一半強大的話；牠們就要像吃兔子似地以牠們的機智溫柔而兇猛把所有的老虎都吃掉了。」

他回答這話道：「是的，黑貂是一種最兇猛的動物，但在保管所裏我們曾經有過一件驚人的事件，證明便是猛獸也能對那些別的種類的動物和竊而愛憐的。」

他就敘述了一件事，那誠然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想，那件事是在一九二九年發生於索勞維斯克的。在那個時候，牠們有一隻年老的但是很美的雌黑貂，名叫瑪西亞。她是將要生產小黑貂了；保管所裏的每個人都很担

那是有担心的理由呀！

那是有担心的理由呀！

一隻年老的母黑貂死於分娩之時是時常發生的事。由於當一隻黑貂分娩時沒有一個人能夠站在旁邊去招呼她幫助她這個事實，更增加了失掉這隻有價值的老母親的危險性。黑貂是不准任何人近前的。

於是他們決定把一個顯音器放在這獸檻裏，把接連着的擴音機放在這位科學飼養家的辦公室裏，完全像從戲院裏接到家裏那樣辦。

擴音機安置在寫字台前，當產期來臨的時候，這位飼養家就守候在他的書桌那兒。

在夜裏十一點時，從瑪西亞的獸檻裏傳來第一次的呻吟聲；同時，養母們——貓與狗——從隔壁屋裏進來，感動的，熱情，豎着耳。在保管所裏，這類的狗與貓的自己的子女們是被拿去了；因此牠們的奶積着，很希望除去；牠們不管是誰都肯喂牠們奶。狗喂幼狐；貓喂黑貂。這些狗貓養母們靜悄悄地闖進這位飼養家的屋裏，豎着耳朵。

坐在濼音機的對面。義母們穩坐在他們的地位一整夜。一直坐到早晨八鐘，靜靜地聽着瑪西亞舐她的嬰兒們的聲音。及牠們的尖叫聲。

這位飼養員始至終在他的日記本上作着筆記。把每個聲音的時間都記了下來。

這位母親結果是一切都還好；但是四個嬰兒全都死了。瑪西亞生產之後，最初是很衰弱。她的生命是無望的。她完全仗着吃剛下生的活兔子支持活着。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後，瑪西亞復原了。開始吃和着米飯的切碎了的馬肉了，並且每天都比較愉快些了。偶爾發現了在她的乳房中仍然還有奶。這件奇怪的事報告了飼養家；他就直率地斷定：既然這母親保持了這麼些日子的奶，她一定是在乳育着；並且當把四個死屍體扔掉了的時候，一定有個第五者被監護着，藏在她的奶管中某處。獸檻的頂蓋被揭開了，完全可驚的事被看到了：瑪西亞正在餵奶，不是一個黑貂，而是一隻兔子。這隻兔子現在是一個肥大的了。瑪西亞如何曾在她所吞食的許多的兔子當中選擇了一個作為自己的孩子，這是不能理解的。最近的解釋是：這個幸運的小生命，瑪西亞吞食牠弟兄們之一時曾經吸吮到了些這隻黑貂的奶。就這樣，食肉獸類的黑貂餵養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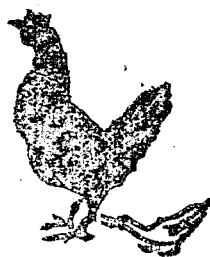
「有着這些動物了。」

我會詢問過許多博學的生物學家：如何才能有這種現象發生？怎樣才能使它成爲可

能。

他們全都響應他們的肩膀回答道：

「是的，黑貂是一種很兇猛的動物，而索勞維慈這種情形是最可注意的。那獨特地表示了牠是最野蠻的猛獸也能對別的種類的小孩極其仁慈的。」



## 鍬花紙牌皇后

母雞常越冒險奔去保護她的孩子們時是不可侵犯的。我的獵狗——土拉貝契祇要用他的嘴巴予以輕咬就可了結了她；但這個虛然大獸能夠抵禦豺狼，却夾着尾巴逃避一隻平凡的母雞。

人也是像這樣嗎？

這是我問自己的問題，讓報紙落在我的膝上，望着這隻母雞。我剛在報上看到一個小而國防堅固的國家正處於絕大危險威脅之下。

它能保衛它自己嗎？

我願作如是想：如果這個小國從事團結抗敵，這個大國一定要退避三舍，如像我的



士拉貝與妻到他的狗窩裏去一樣。爲了我們的黑母雞在保護她的孩子們時那種驚人的母性熱情。爲了她那像一個槍斃一般有力的膝；我們會經管她叫做「紙花紙牌皇后」(Queen of Spades)。「紙花」即我們稱爲「黑桃」者，在我們打撲克時常名之曰「黑桃Q」。——(譯者註。)每年春天我將她放在一堆野鴨的卵上。她坐在它們上面直至爲我們孵出一羣小鴨來，代替小雞。今年，它們受到了意外的打擾：當小鴨孵出來時，竟讓它們過早地出來在露中。它們的下部弄溼了。除一隻之外。其餘的全都死了。我們那注意對今年這位「紙花紙牌皇后」是比平常更暴燥了些。

我們不知道這是怎麼鬧的。

我不相信一隻母雞會能因爲以小鴨代替了小雞而惱怒。母雞是必須有一種強烈的責任心的；而在農家庭院社會中，「必須」並不爲任何私人的一「我」需要」所抵觸的。如像在人類社會中那樣。每當一隻母雞連看也不看地坐在一把卵上時，她是必須坐在那兒的；以後，她必須飼育孩子們，抵抗敵人以保護它們，直至她的責任完滿。她那樣做；甚至絕不讓自己向它們投射一種懷疑的目光，或者自問：「那確實是些小雞嗎？」這類

的問題，以及抵觸的「我需要——我不需要」「我願意——我不願意」全都是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類所有的；而她不過是一隻母鷄，她必須做自然所命令她做的；她必須做她所「必須」做的。

不，我認爲這位「紙花紙牌皇后」今年之惱怒並不是爲了被騙，而是爲了小鴨們的死，及她異常擔憂這隻孤單的小鴨之生命；還是可以理解得到的：爲父母的總是更強担  
心一個獨子……

但是我那可憐的哥拉「喀呀」！

哥拉「喀呀」是一隻烏鴉；她帶着一付瘦翅膀到我的園中來，學習於地面上沒有翅膀的鳥的悲慘形骸；她早已學會了在喊「哥拉「喀呀」！」時就跑。一天，我不在，「紙花紙牌皇后」忽然疑心牠企圖謀害她那孤單的小鴨的生命，就把牠給驅逐到我的菜園外邊去了；此後，牠就永不再到我這裏來了。

豈祇是一隻烏鴉？雷達，我那和藹而已漸漸長大了的獵犬，都慣好在門口守候一會，搜尋一塊牠能憑嗅覺脫離這隻母鷄的危險的地方。而士拉貝奧，他能攻打豺狼！但

他除非用他那說破的眼睛察察路跡。任何地方也看不到這可怕的黑野兔。他是絕不離開他的狗舍的。

個。爲什麼是狗們呢？——我自己怎麼樣？某日，我帶着我那六個月的小狗特萊維克進去散步。剛到轉邊發言。我看見那隻小鴨站在我前面。並沒看見那隻野兔，但是我碰到了她。深怕她把特萊維克的美麗的眼睛給啄出一塊來。我拿腿就逃了；逃避開一隻野兔的利刃想啊！——我還感到莫大得救脫清呢！

去年，由於這隻野兔的母雞發生了一件惹人注意的料想不到的事。當涼爽明朗之夜。他們正在草場上割枯草。我打算訓練我的士拉貝契。就讓他在樹林裏追逐了隻狐狸或一隻野兔。在兩塊綠色林中空地交接處之一簇密集的鐵杉樹叢中。我解開了士拉貝契的皮帶子。他立即闖入一叢樹中去。帶起了一隻年輕的野兔。他拚命地汪汪地叫着。在空中地上這趕它。這隻野兔。因此我沒有帶鎗。而沈醉於獵犬的最動人的音樂中。但是。當我胸近於它時。這隻狗起跑了。獵事結果；士拉貝契很快地跑了回來。驚惶失措的樣子；尾巴垂着。他的淺色斑花。他前面的褐色帶紅褐色的斑花）上帶着血。

每個人都知道：一隻狼絕不能像在田中任何地方都能逮住一隻羊一樣地傷害一隻狗。要不一隻狼的話。那為什麼士拉貝契帶狗了呢？並且是如此失格的驚惶呢？

一個可笑的想法在我心裏閃閃。我想像着：這是世界上所有胆怯的野兔族中僅有的。一隻勇毅的恥於逃避一隻狗的野兔出現了。「寧死勿辱！」那野兔如此想着。敏捷地轉回身來，撲向士拉貝契。當這隻大狗看見這隻野兔撲向他來時，他曾經震驚地往後退閃避。以致脊背被荆棘撕得流血了。這原是一隻野兔如何把士拉貝契驅逐回我這裏來的經過。能有這樣的舉嗎？當然是不會的！

我知道有過一次，一個很胆怯的人，當奇恥大辱時曾經立刻挺起身來閃擊他的敵人。但，究竟這是一個人；野兔是不會如此的。

沿着野兔逃避士拉貝契所跑的那塊空地，我從林中走下草場，去找割草的人聊天去；當他們看見我時，他們向我招起手來。並且叫我，當人們充滿了熱情及他們需要同情時就是這樣的。

「好，好！你們認為如何？」

「什麼？」

「哦——哦——哦！」

激起了二十個音調。全都是談論這同一件事。因此是無法聽懂的；從這雜亂的談話聲中，我祇能聽到：「怪哉！怪哉！」

所發生的事情是這樣：這隻年輕的野兔從樹林裏跑了出來，就奔下通穀倉的小徑。士拉貝契緊跟在他後面。士拉貝契曾經有一次追上過一隻老野兔（最快的英俄混種），捉一隻年輕的野兔他是該毫無困難的。野兔們是喜歡藏在村莊附近的稻草堆中。穀倉中，以躲避他們的追捕者。而士拉貝契跟着這隻野兔來到穀倉近前。這些觀草的人甚至跑到他張開他的嘴巴去捉這隻野兔……

像在一場爭鬥中所常發生的那樣，所有的牌都輸了。祇剩下了一張。而一種懶惰的萎靡不振會使失敗者願望變成犧牲者而投降於敵方；就好像是這場戲不值得費蠟燭；就好像除了變成一個犧牲者與投降者是別無所有。有時，敵方已經算定了一場，並且甚至於知道了這三張取牌：現在爲這三張了！

三！三！三！意即牌中的三點——譯者註）他的三放下來了。

七！七放下來了。

A！

但不是——「鐵花紙牌皇后」代替了出來了！

這件事發生在所有的割草人眼前。十拉貝契除了捉這隻野兔，並沒做別的。當時突然這隻大黑母雞從穀倉裏直衝着他的眼飛向他來。十拉貝契轉身就逃；而「鐵花紙牌皇后」一個飛躍，跳到他的背上，用她的喙一個勁地啄也。

你的一樁事來了！

那就是爲什麼這隻黃褐色的獵狗有血在牠的淺紅褐斑花上——牠是曾經被一隻平凡的母雞啄了。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初版——二〇〇〇

禽獸故事 全一冊

譯者 李東絲

發行者 王曉薌

印刷者 成都蓉新印刷  
工業合作社

上海四馬路

發行者 東方書社

分發行所

成都：祠堂街  
漢中：川主廟街

東方書社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發給審查證圖字第一四一號

